

麥克風

送出學生成績、開完同樂會後，這個學期就算交代過去了，剩下的工作便是整理教室、準備移交。

美其名是整理教室，其實散落堆疊在教室的，根本全是老師個人私心的收集：黑白印刷的閃示卡與句型條、背面空白的考卷紙、美勞課剩下的星形紙模…，這些得以隨時補充也唾手可得的，丟棄。至於製作精美的小時鐘教具、浮雕式的臺灣立體地形圖、羅列各項修辭學的全彩掛圖…，這些總想著能在未來某一天有用武之地，但是實際上卻覆蓋在陳年塵埃下方的物件，因為嚴重影響搬遷，只能忍痛放手。

每個學期不斷隆升的教具箱就像一彎曲流，不斷開疆闢土、沉澱堆疊，最後填水成洲、長出鬱鬱蒼蒼的地景。我痛下截彎取直的決心，歷經一整天廝殺，終於清除長物、開出一條生路，明心見性、直達最下層的教具箱。

只見箱中兩個黑色人造皮盒分置一隅。掀開其中一個，躍入眼簾的是兩具麥克風主機：其中一個鐵灰色、弧形立面，而另一個形體方正、黑色霧面。另一盒則是頎長交疊的背帶與張狂糾結的線路。其餘如衛星環伺在側的有充電器轉接頭、計時器與收音天線，順著交纏線路而上約可辨識那個是麥克風接頭，而那個是變壓器。

黑壓壓的色系有著黑洞般的引力，吸引駐足擱淺，也牽動時空的墜跌。



我從小體弱、不愛運動且懶於交際。長期嬌生豢養的聲帶因而退化得細弱疲軟如初生幼雛，聲音更似繞室的隱隱蚊蚋，如一聲悶雷，必得俯耳細聽才能辨明。但是對它們的無感與放縱歷時久遠，直到初任教師的第一個返校日，才遭逢振聾發聵的啓蒙。

那天幾乎是在吼叫狀態下竣工的，放學後直接回家、倒臥睡去，沒吃飯沒洗澡也沒多說一句話，直到第二天中午才掙扎起床。見苗頭不對，我緊急聯絡我的小情人，要他從台北購買教學用麥克風。等說明了期望值與誤差值的範圍後，我們約在當週星期五，我家面交。

那是小情人第一次到我家。陷於失聲危機，我並沒有想太多，倒是他一身正式，襯衫、新包包、西裝外套，人模人樣的，竟逗得我笑了出來。那天是七夕情人節，而我受小情人所託，從母親口中探知父親休假在家，讓小情人能邀父親共餐，慶祝兩天後即將到來的父親節。

只是當天的餐桌還是兩人的。先到的我們已經點好餐。餐桌上，小情人耐心解說麥克風的操作細節，叮囑開關功能、演練充電計時器的使用，也微調背帶

長度、撓轉麥克風弧度，非得讓我這個生活白痴進化成機械達人才放心。直到父親吃飽、要先行離開，我們還擱淺在使用說明書第三頁的一列字句。

擁有麥克風並不同得到救贖。因為經常性的磕碰與粗魯的使用習性，器械的故障時而有之，因為過度依賴而偶發的燒聲問題也持續困擾著我。然而在那些磨合中，瑣碎的故障與斑駁音質都成為與小情人見面的藉口。我們不辭舟車勞頓，頻繁見面，每次都帶著一些小缺陷前往，並帶著更新後的補綴與小確幸回歸。拜這臺暱稱「小黑」的麥克風所賜，我們遍遊臺北市區，趕赴每一個重大節令、專屬紀念日；見證捷運的紛擾與開展、味蕾的覺醒與更張。

只是過度的暴露造成風化、加速受傷，熟悉也讓人鬆懈、丟失必要的耐性與理解。因此，雖然那個年代的物事沉重扎實，在品質上誠意十足，保固期限也相對長，卻耐不住經常的耗損與墜跌。就在一次激烈的撞擊之後，麥克風宣告壽終正寢，而在一次激烈爭吵中，與小情人的愛情宣言也一起失聲。

對於消逝中的物事，我也曾努力挽救。在掙扎的時日，我努力迎合小情人的喜好，嘗試調整自己成為對方或許喜歡的樣子；在求助無門的時日，也借來別人的麥克風，在實驗組、對照組的參照邏輯中，尋找可能的解答。但是那些如同函數般不容置換的對應，感情與器械皆然。



再度陷入燒聲危機前，我已不再是那個毫無招架之力的待宰羔羊。那些頻繁穿梭校園的業務員們所留下的傳單數量之多、種類之齊全，即使不刻意蒐集，也能在校園某個隨處可見的資源回收桶搜刮到三、五張，或者只需要離開座位一下，它們便如最及時的救贖一般，翩然降臨桌上。這些黑白印刷或彩色亮面的傳單品牌繽紛，有揚聲、旺聲甚至音響等級，更有以科學數據比對優劣或動人文案柔聲訴求的。它們洋洋灑灑、樣本般羅列，我等只須選擇其一、匯款結帳，它便以最快的速度遞送到手上，或許還有一些粉筆夾等小贈品隨貨附送。

不過卻因為對舊麥克風還存有幻想，畢竟那是情人的餽贈，而自己曾參與了擁有、支配與失去它的完整歷程，心裡對它是既疼惜且不忍的。或許也有一些貪小便宜的心態參雜其中，促使自己揣度著它是不是因為過度使用產生了暫時性失能，或因施力不當、接觸不良等暫時找不到原因，但是知道以後只須微調的瑣屑小毛病擾動著。因此，錯過了無縫接軌、購買新麥克風的最佳時機，只靠著衛生問題堪慮、與持續消費友誼的商借形式，能撐過一堂課便是一堂。更何況學期即將結束、苦難就要解除。

似乎離別擅於同性相吸，那個分手之際也正逢畢業季。在孩子們舉辦的感恩抽獎活動中，我竟抽中一臺夢幻麥克風。黑色人造皮套內裝著銀閃閃的救贖，沉甸甸的，極有份量。我有點受寵若驚，這些平常聽我訓話到幾乎長繭的耳朵，居然也聽見那些變形成抱怨、苛責與繁瑣要求的吶喊。我極不好意思的推辭說這

樣花太多錢了，但是孩子們堅持購買的心意，感謝教導之餘更希望老師別再燒聲。盒內並附一紙我曾丟棄的購物傳單、一張寫著感謝的卡片，提醒老師心平氣和、太兇的女生嫁不出去等等張膽卻懇切的灼見。

像是拆開一個時光膠卷、觀看一部自己也參與拍攝的紀錄片，拉開黑色磁吸皮套時，看見收束其內的兩年時光。那些關乎理論與實際的平衡、受傷及療癒過程的斷片，琥珀似封存成鮮明如生的畫面，靜靜沉澱在這只方盒中。

初任教師的自己十分年輕、帶著極重的孩子氣。雖然許諾當一個引領學生心靈的好老師，但是在技窮後，承諾竟慢慢凹陷，不復初時的飽滿與彈性。曾幾何時，自己也像他們一樣擅於意氣用事、容易當真、時常衝動，是他們用聯絡簿上的小日記透露委曲，教會我看事情的眼光；是他們在為期兩天的旅行中釋出最大的善意、推出別出心裁的驚喜；是班上的特殊學生教會我什麼是常態、什麼是天外飛來一筆的創意；也因為他們，我學會掃廁所、注意衣著、強迫自己做好回收。相較之下，自己除了經常咆哮、厲聲責備與不定期的訂購 pizza 外，沒能給他們什麼。

那時不懂孩子的心，面對教室現場層出不窮、變化莫測的岔出，只能照本宣科，用自己所學的理论去抗衡、去拆解。機械性的操作流於無情，也常顧此失彼不夠周全，有時還不吝於把麥克風音量開到極大值，高分貝細數孩子的罪狀，盛怒之餘也不吝於曝光他們的糗事，在公開場合就地訓示，甚至連對面教室、學校芳鄰都能雨露均霑、順利收聽。

在隱忍兩年、終於可以一吐為快的此刻，他們卻輕輕放下了。我驚於他們的敏銳與麥克風之於他們的巨大存在，更成為他們即將遠行的遺留。這樣的委婉中有著細膩的包容與體貼，秀外慧中，一如我曾寫下的字句。

這臺麥克風功能頗多，除了正常的開關與音控外，還有 bass 與 treble，頗有模擬演唱會那樣高規格音響的沉味。不過我從此計較起隱惡與揚善的比例，嘗試聆聽、耐住性子與脾氣，也窺見教育的一點血肉，稍稍聽懂擴音之前的幽微。



只是那些偶發性的喉嚨痛與學生們不可預期的脫序，像輕盈的小塵埃擾動著日常。他們安插在生活的縫隙，覆蓋住良善的意念，有時也質變成無助與暴虐。

曾聽母親說，當年她與父親到學校找過我的班導師，希望他也加入勸說參加師院甄試的行列，讓我順利當上老師，不必煩惱工作，也無須下氣請託。之後的事情我是知道的，當時委屈得說不出話來，如此等同放棄一直以來的鴻鵠之志，而那種被世界遺棄的孤獨感，雖然已經成為一道暗沉的疤，但是確實標示著那個受創的位置與深度。

因此總覺得自己是有權利說嘴的。我常在噩夢中醒來，清醒後發為囁語似

的抱怨：埋怨工作辛苦、常態的感冒與喉嚨發炎超出身體負荷，也揭露自己與環境格格不入、難以適應。每次母親便回以自己堅苦卓絕的過來人經驗，歷數自己三十年青春都付給工作，受氣勞心薪水又低，而學生教化之難、家長要求又高，還得應付家庭瑣事，更在以會養會中周旋，好不容易讓家庭步入正軌…。我只能識相噤聲，承認自己身在福中不知福。

而父親卻是理解的。

客廳斗櫃上陳列著羅漢果、中藥果、陳皮、膨大海、川貝枇杷膏等救急千金之方。它們或固態或液態，或以各種切丁、條絲、梅花丸粒等適口形式存於容器中，參差錯落儼然一片具體而微的中藥鋪。母親說那是父親請她到中藥鋪置辦的，並要求經常補充、務求充盈，還說向來儉省的父親一改原本比較再三、確認低價的原則，只求物美，更索要小罐子以便分裝攜帶。

從斗櫃到門口的置物空間，則是理解的延伸與權變。

父親中年後才進入學校擔任校工。一直以來，藝術家性格的他不曾想要在公家機構任職，因此，那些修繕、安裝或拆解的功夫，都是在工作崗位上做中學來的。不過他不忘在其中安插自己的浪漫性格，像是將大小螺帽焊接成小機器人、留下長長鐵絲末端旋繞出一對祥雲螺旋，或將懸吊式日光燈座裸露在外的電線張結成放射狀的半張蛛網，又或者保留一顆橢圓鋼彈似的畸零配件、一條從宣傳單張裁截下來的酒紅色紙條，以備未來或許發生的創意需要。因此，父親必得有一個能不斷擴張版圖的儲存空間，在父親的認定中，那便是家中最明亮通風、交通便利的客廳窗邊。

一如殖民地的擴張，那裡從一張象棋方桌開始，鯨吞蠶食往外延伸。原本小桌上縱橫的格線隱沒在堆疊的雜什中，拼湊成高低錯置的板塊，有著造山運動的潛能與先天地質上的脆弱，常態的隆升與偶發性的塌陷。如此不辭新舊而成其大、不吝鋪排而成其廣的場域，必定悖離母親簡潔的守則，而能消解母親怒氣的解決方案剛好也與父親的堅持扞格。

因此，那裡成為家裡許多爭執的發觴地與主戰場，而在那個衝突系統中，的確是可以發現好東西的。

那裡應景出現了型錄般的零件。它們絕大部分是殘缺、有待辨識的，如卡拉 ok 麥克風的網罩、按鈕凹陷的主機外殼，還有須用力拉扯方能伸展的收音天線。當然也有外型完好、以工整形式存在著的，那是父親從學校帶回的，陳舊斑駁機身上，幾處外漆都已脫落，露出灰黃內裡，看得出來曾被使用多時，而插上接頭時產生的雜訊，則是它被丟棄的理由，它在這裡以一種擬態的、示範性的形式存在著。這裡的物件或貼著標籤，記錄曾經的隸屬，有的已無法辨識，呼應遺棄的真實。當然其中也有曾任職我麾下的麥克風舊部，然而絕大部分是面生的，他們因父親撿惜而來到這裡，等待或許發生的輪迴。

曾聽業務員說過，現在的教學麥克風被設定在兩年內故障，又因為特殊設計的關係，故障後也不可能出現任何移花接木、借屍還魂的復活機會。不過父親不以為然，他用一貫的懷疑精神，試圖突破這些無稽。

下班後的父親常坐在窗邊、捻上立燈、拼湊著理想。昏黃的色澤擷取了一段暖色的光譜，他聚焦在扇形的光暈中，特寫式的身影灼亮而窄小。關於父親，許多都是來自母親的轉述，但是在麥克風這個物件上，我親見父親性格中積極發聲的執著。

「若喉嚨冇路用，探未起這條錢，就麥做啦！」帶點戲謔的語氣，父親曾釋出這樣的選項。儘管我欠缺辭去工作的勇氣，卻讀懂那些隱身在輝煌周身，暗黑且難以言說的和解。

父親未曾拼裝出一臺完整可用的麥克風、「探回他應得的三千元」，但是他也不讓業務員得逞。他除了試出兩支還堪用的麥克風、補強鬆動的金屬環扣，也保留三條背帶與兩組擴音器、更換掉漆的主機殼，「加減探一千！」為了更無後顧之憂，他將全部的收集「冰封」在一臺壞掉的冰箱裡面，立於客廳一隅，打開門扇只見分門陳列、黑壓壓的一片，十分壯觀熱血。我時常接受他的推薦，將若干零件帶往學校，尋找可能的配對，然後將那些適應不良的堆疊在教具箱中。我的教室便是那不斷開闢疆土、擴展版圖精神的另地延伸。

父親的聲音極其洪亮、中氣十足，身為極度依賴聲音的教師卻沒有遺傳到他的音質，是最大的遺憾。但是，或許我們也有相同之處。那癖好收藏、不忍丟棄的計較與念舊，那些在收音與擴音之間，時常游移也有時掙扎的脆弱，與幽微隱約、有時消音也常常斷訊的委屈，都寫在基因裡面。



這個教具箱中的麥克風有著科學怪人的拼湊體質，也有最工整的溫柔。它們都來自餽贈，那些關乎開始、結束、喧揚與示弱的種種，各有其對應的零件與標籤。每個學期末我將它打開，讓那些微言大義做一次淋漓盡致的發聲，再推回它，讓它持續開疆闢土、沉澱堆疊，最後填水成洲、長成鬱鬱蒼蒼的風景，而其景致必得俯耳細聽才能辨明。